

# 解放神學與聖母論

楊素娥<sup>1</sup>

本文作者以女性經驗及窮人立場出發，以全人中心的新人學方法論為立論基礎，在當代聖經詮釋原則指導下，鳥瞰了聖經中瑪利亞和耶穌所帶來的天國、救恩間的關係；並以解放神學的角度，在「以窮人為優先」的心境中，重讀了有關聖母的四大信理；最後，介紹了拉丁美洲對聖母崇敬的歷史脈絡，並給台灣教會聖母敬禮的現況作了反省及建議。

## 前言

解放神學自拉美解放運動發展至今，觸角早已伸展到不同的領域。尤其梵二之後，討論之聲如雨後春筍。討論解放神學與聖母論的，亦不在話下。這些討論的範圍極其廣泛，從輔大神學院圖書館的資料中，有的將聖母放在天主論的觀點，希望解放我們對天主觀的既定型態；有的從女性主義的觀點，希望解放當今的女性處境；也有從窮人的觀點，希望賦予窮人們爭取平等的力量。

從教會歷史中，瑪利亞在基督信徒中受崇敬、熱愛，絕對是無庸置疑的<sup>2</sup>。直至今日，無論官方<sup>3</sup>、民間<sup>4</sup>，對聖母崇敬的

<sup>1</sup> 本文作者：楊素娥小姐，輔仁大學宗教系碩士班學生，現為輔大《神學論集》及「輔大神學叢書」的文字編輯。

<sup>2</sup> 參閱：《神學論集》78期，1988冬。

<sup>3</sup> 如梵二大公會議前後的聖母敬禮，以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態度等。請參閱：張春申《耶穌基督與聖母瑪利亞》，221~230頁；張春申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聖母學》《耶穌的母親》，69~80頁。

現象仍無絲毫減褪，即使梵二大公會議在投票時，約四十票之差而將聖母議題置於《教會憲章》之下。

究竟瑪利亞為何具有這麼大的魅力？甚至於瑪利亞的魅力有時可能還勝過耶穌。這是身為新教徒的筆者，一向非常好奇的，同時又身為女性，因而極願一窺究竟；經過一些閱讀與反省之後，發現瑪利亞如此吸引人的原因，其實也正是解放神學所力求的目標與精神所在。換言之，傳統我們習慣將耶穌基督視爲解放神學的基礎；而其實，瑪利亞所活出的精神，亦是呈現出解放神學的另一種特質。

本論文首先就開宗明義地點出聖母瑪利亞所活出的解放精神，從而提出解放神學與聖母論兩者之間的關聯性；接下來進行一些具有學術根基的議題討論；然後提出個人的反省。

## 一、解放神學與聖母論之間的關聯性

### （一）從聖母瑪利亞所活出的人格特質與解放精神觀之

以往我們在聖經所見的瑪利亞形象，總是停留在閑靜、溫柔、順服……等層面上，即使對她一生加以關注，仍不免給人悲苦窮困的印象。從不被諒解的童貞生子、在充滿廝殺嬰孩的政局中流亡各地……，一直到她的兒子被釘上十字架，她的一生如同西默盎先知所預言的，被一把利劍刺透她的心靈。可以說，她充滿「苦杯」的生命經驗，一點也不亞於耶穌基督。

聖母瑪利亞雖貴爲天主之母，但她卻與耶穌一樣，選擇最不易走的路。從她的人格特質中：甘願降卑、順服天主旨意、尊主爲大、虔心祈禱、與悲苦的人同在、坦然承受所發生的一切事，並默存心中反覆思想……，都充分活出解放神學的精神。

---

<sup>4</sup> 參閱：《神學論集》78期，內有數篇針對聖母敬禮現象的陳述與反省；《神學論集》95期中，數篇針對聖母遊行的活動及其神學反省。

並因她忠於天主所給的使命，而使天主的旨意充分地彰顯了出來。她不以激烈的行動來對抗不正義，而採另一種形式：對受壓迫、貧窮、痛苦的人，給予心靈的支持和安慰。

解放不一定非得採取激烈的行動方式不可，從聖母所活出之精神與耶穌降生之奧蹟，最大的關鍵乃是他們甘願犧牲他們原有的尊榮，過著最貧窮、最卑微的生活。這為痛苦中人民來說，將是莫大的安慰。當然，也應是基督徒應效法的方式。

## （二）從女性經驗為出發

男女的經驗是非常不一樣的。當今某一些女性主義者，極力要求完全作到兩性的平等，這其實是相當困難的，因為天主造人時，便賦予了兩性在生理上、心理上，都有不同的特質、功能與需求。而其實，縱然在身心層面上，大部分的女性都承受了比男性更多的負擔、以及因長期受壓抑所致的痛苦；但換個角度來說，這也是天主更大的恩寵。無論如何，我們不得再輕忽女性的經驗和女性的聲音，反而因女性在教會裡佔大多數，應更重視女性的需求，也給予女性更大的空間發揮所長。

聖母瑪利亞身為女性，她瞭解、體諒、也保護所有女性的需要及在痛苦中的經驗。因為我們共同擁有一些相同的經驗，也經歷了一些因文化偏頗所致的不平等待遇。並且，她一直在天父與基督面前為我們代求。

基督宗教二千年來的討論與發展，似乎只有單向度的思考模式。一方面，由於耶穌基督身為男性，我們也習慣稱呼天主為父親；二方面，猶太文化（以及我們的中國文化）向來是父權主義的社會結構，使得無論是聖經學、基督論、天主論等等，其詮釋的角度與內涵，都不免落入男性主導的立場，導致今天

對於天主的陰性特質<sup>5</sup>、女性教友的需求與聲音等，幾乎呈現一片空白。

教宗將 1998 年訂為聖神年，許多神學家在探討聖神時，都將聖母瑪利亞與聖神相連起來<sup>6</sup>，視瑪利亞為聖神的真實象徵。不僅如此，瑪利亞也是教會之母、眾信徒之母。她的母性特質，普遍地存在信徒心目中，一向是眾人獲得安慰、保護與支持的力量和泉源。由之我們可以想像到聖母在女性經驗中，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。而聖母論在女性主義的討論議題中，想必也將成為廿一世紀神學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。

### （三）從窮人立場為出發

聖母瑪利亞是納匝肋人，一個被譏諷為「從納匝肋還能出什麼好事嗎？」<sup>7</sup>的地方。她與若瑟以木工維生，一生也是過著貧困窮苦、甚至被瞧不起的生活。因此她能體會窮人的生活，並且放棄尊榮的頭銜，甘願也過同樣貧苦的生活，安慰他們，與他們一起追求公義、平等、幸福的生活。

一如在加納婚宴<sup>8</sup>中，聖母對耶穌說：「看，他們沒有酒了。」這種為信徒代求的態度，使得無數在恐慌、擔憂中的人，受到莫大的安慰與協助。我們不難想像，聖母的代求一直持續地支持、幫助著所有需要幫助的人，就好像她正對著耶穌說：「看，他們多麼的貧窮」「看，他們正在苦難中受煎熬」「看，他們遭遇到困難，多需要協助」……。聖母的代求，使得耶穌行了第

<sup>5</sup> 參閱：Andrew M. Greeley, *The Mary Myth, on the Femininity of God*. N.Y.: The Seabury Press, 1977.

<sup>6</sup> 參閱：方濟·沙維·杜韋著，張依譯，《瑪利亞—聖神與教會的畫像》，台北：上智，1996 初版。此書主要的論點，張春申神父曾在聖母論的課堂中，表明了他與該書作者的想法可謂不謀而合。

<sup>7</sup> 若一 46。

<sup>8</sup> 若二 1~11。

一個神蹟。而今，無論是經濟上的貧窮、心靈上的貧窮、以致於一切因貧窮所引發的痛苦，當我們持續發出呼求之聲，她也以同樣的呼聲為我們在天父和耶穌面前代求。

## 二、解放神學聖母論的立論基礎<sup>9</sup>

梵二之後對於解放神學與聖母論的探討幾如雨後春筍，相關資料甚豐，本文主要集中在女性立場與不正義的政經社會情境，提出一些較有學術根基的討論。

無論任何一門學問，在從事深入的研究之前，都必得有一套清楚的立論基礎作為方法論，由解放神學的觀點來思考瑪利亞奧秘或聖母論，亦必須採取適當的學術立論基礎。以下我們將採取當代兩個舉足輕重的學術立論基礎：**人學與詮釋學**。從這兩個學術根基中，重新思考傳統聖母論，並賦予其意義。

### (一) 人學的立論基礎

當代對人學的探討，已不似往昔將一個人分割成好幾個部分，相反的，從人學的基礎出發，倒更能採取一個整體而平衡的觀點。以下筆者就以此整體的人學作一全面性的探討，並將解放神學與聖母論放在其中作介紹。

#### 全人中心論 ( human-centered anthropology )

所有肖似天主的全人類，包含男人與女人，都應被視為是歷史的中心及天主的彰顯者。並非只有男人才創造歷史、或才有天主的肖像、或才是神人之間的中介者。故此，對肯定全人中心的人學來說，女人（包括瑪利亞）為天國所作的一切歷史性活動，有其重要的貢獻，亦應給予正確而公平的認識和評價。

<sup>9</sup> 以下主要的參考資料為：Ivone Gebara and Maria Clara Bingemer, *MARY, Mother of God, Mother of the Poor*, translated form the Portuguese by Philip Berryman, N.Y.: Orbis Books, 1989.

### 一元論人學 ( single anthropology )

一元論人學，主要是針對傳統二元論人學思想而提出的論點。傳統二元論把「天主的救恩史」與「人類的世界史」二分，成爲兩個彼此間有著鴻溝、而無法跨越連接的分離領域；其實，二者實際應是一個不能分割的整體才對。人類的歷史，世世代代、不同的民族、不管掙扎、喜樂、悲傷等情境，整個人類歷史中所有本性與血肉的掙扎，皆與天主所計畫的救恩史無法分割，是一體的兩面。

因此，瑪利亞神學在此一元論的歷史脈絡中，一方面，她作爲歷史中真實的人物，也標示出人類真實的經驗；另一方面，她也分享了救恩計畫中的降生奧蹟（亦即她是道成肉身的參與者）。在探討聖母論的過程中，此亦是一元而不可分割的整體。

### 實在論人學 ( realist anthropology )

此論點結合主觀與客觀：在主觀方面，它能回應人類善變而又真實的經驗；在客觀方面，它採取寬廣而多重的詮釋學、假說、理論。因而棄絕了傳統所主張的純粹客觀性或觀念論的思想。

由此觀點來探討聖母論與解放神學的關係，當然也必須使瑪利亞的歷史性角色，進入與時間、空間、文化、疑惑，及所有與她相關的真實人民的對話中。事實上，瑪利亞角色在歷史中，不斷以新的方式呈現，而非一個永遠不變的模式或存在方法。更精確地說，瑪利亞在今日教會人民中臨現的生活，也就是昔日瑪利亞生命中，因天主的使命與賦予所活出的生活。

### 多重向度人學 ( multidimensional anthropology )

我們所說的人學雖是一元的整體，但卻不只是單一向度，而是包含著人類發展的各種面向。從歷史觀之，人類的存在，並非起初爲善後來墮落；亦非起初是惡後來獲救。人類是複雜

的實體，其間充滿了各種分歧與掙扎，人的本質既是有限的、亦是無限的。因此，多重向度的人學非常重視人類的歷史與呈現的各種現象，並給予它們公平的對待及有深度的意涵。

同樣的，多重向度人學也給予了瑪利亞神學一個人—神的依據。換言之，從瑪利亞所出現的各種不同面向中，我們應同時注意真實歷史中的人，以及救恩計畫中的恩寵。所有表達與瑪利亞相關聯的方式，無論是一個圖像、或其他表達方式所呈現的各種面向，都共同表達了人類對天主的熱望精神，以及天主寓居於人的本質中，並建構了人類歷史與生命中的各種面向。瑪利亞便是人類表達天主女性特質的面貌<sup>10</sup>，也是我們所謂全人中心關鍵性表達的一面。

### 女性主義人學 (feminist anthropology)

最後，這也是女性主義的人學，其意義聯結於今日的歷史性時刻，亦即女性意識覺醒的這個時代。女性在面對她們千年來所受到的壓抑，以及在此受壓抑的社會結構中長達數世紀的沈默與服從。強調這是女性主義的人學，亦在喚醒人類對另一面（女性面）的重視，並從過去女性遭受疏離的處境中，恢復對女性實體的尊重。

一般說來，以解放神學觀點所探討的聖母論，並不想要把瑪利亞當作一個女人般地顯示出來，而希望能採取一個新的觀點，從我們自己的時代和需求中，尤其是喚醒人類對女性的歷史性意識的特殊時刻，來探討瑪利亞神學<sup>11</sup>。

<sup>10</sup>例如：Andrew M. Greeley, *The Mary Myth, on the Femininity of God*. 作者便是以瑪利亞作為天主女性特質的表達。

<sup>11</sup>例如：Carol Frances Jegen, B.V.M. Editor, *MARY, According to Women*, U.S.A.: Leaven Press, 1985. 此書便是 B.V.M. 的一群修女們用自己女性的觀點來詮釋瑪利亞，為瑪利亞神學在此世紀的討論中，開創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。

## (二) 詮釋學的立論基礎

解放神學應用詮釋學來論述瑪利亞，有幾個重點需先釐清：

(1) 從經驗為出發，有效地掌握人類對瑪利亞敬禮的各種類型，從而瞭解瑪利亞所賦予解放生機的本質。

作為一個真實在歷史中活過的人，瑪利亞已然成為活在天主裡面的一個典範。這對那些活在天主裡的信徒們而言，具有相當重要的份量。當信徒們將自己投射到歷史中的每一個事件，甚至包括一切破壞他們生命中和諧、理想、安全、幸福、愛，及追求無限與真義的渴望等等事件中，當他們為這些渴望付出行動、汲汲追尋時，其間的關係同時是歷史性的、也是活在天主內的。瑪利亞就是他們最好的一個典範。

對生活在不正義的政經社會結構中的信徒而言，他們亦是同時活於天主內及歷史中，當他們因貧窮及受壓迫而引起自暴自棄和驚慌感，瑪利亞的角色便有助於他們克服這種障礙。就好像瑪利亞也與他們共同活在此情境中，雖然貧窮卻仍信靠天主，並與他們一起向上主發出呼號。

有效地掌握人類的經驗及其對瑪利亞敬禮的各種型態，具有根本的重要性。因為這些經驗在本質上，使受壓迫的窮人們發現自己是歷史的主體，而他們對聖母的經驗及其各種敬禮型態，也賦予了他們解放的生機與力量。因為瑪利亞是他們的救助者、母親、和保護者，她絕不遺棄她自己的小孩。

(2) 聖經文獻的不足

探討解放神學的聖母論，光從聖經文獻、或從教父等傳統作品的分析著手，是不夠的。因為所有文獻的寫成總是經過選擇的。聖經當中論及瑪利亞的文獻相當少，我們不能從如此少的經文中，來結論瑪利亞的一生，只有那麼一點真實性。其實，



在不同的民間傳統中，幾乎每一個時期的歷史活動中，都曾為瑪利亞建構了相當獨特的像，這些都應列入詮釋瑪利亞的神學中。

從解放神學的觀點來看聖母論，必須有一個不同而特殊的方式，來重讀聖經。也就是說，對所寫成的聖經文獻，必須使讀者驚異並尋問什麼是沒有寫下來的、什麼被遺漏了，這之所以被忽略、其目的又是什麼。由此觀之，那些未被說出的信仰經驗遺產，在做神學反省時，同樣重要。

### (3) 天國在瑪利亞身上的彰顯

天國的觀念，在詮釋聖母論與解放神學間的關係，是不可或缺的。但要瞭解這個觀念，我們必須回到耶穌本人。因為這個觀念影響了耶穌一生的言行，也是所有男、女都積極參與的行動。因此，當我們讀到關於瑪利亞的事蹟時，必須依據天國在聖經及其傳統，以及各地傳統所呈現出來的圖像，來理解瑪利亞的事實（事件）。

瑪利亞使天國的記號臨現；這些記號同時也顯示了救恩在人類歷史中的臨現。瑪利亞用她的生命述說著天主、天國、女性生命中的神；她的存在也證實了天主子是由人類中的女人所生；同時，她也表達出許多不由人慾和情慾所生，而由聖神、天主所生的小孩。

從天國的觀點來看聖母論，也使我們瞭解到瑪利亞對窮人和天主公義的熱愛。透過她，恢復了聖神在每個時代作用於女人身上的力量，也賦予了所有的女人過去、現在和未來，生命、成長、及一種充滿希望與奮鬥的普世團結力量。

在天國觀點的光照下，瑪利亞不再只是耶穌甜蜜而迷人的母親，相反的，她是一個工作的女人：為天國的莊稼而工作，是窮人運動中一個活躍的成員，正如納匝肋的耶穌一樣。故此，

過去那個從屬於她兒子而受限制的瑪利亞觀點，或女人受制於男人的不合理現象，已經結束了。此觀點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更寬廣的視野，人們在這裡獲得一個全新的光照，瑪利亞是這些邊緣人當中的一份子。

### 三、聖經中的瑪利亞

聖經中所提到的幾位女性，縱然可能會集中強調某一特質，不過，這些經文卻真實地表明出集體性與民族性。換言之，瑪利亞之前的幾位女性：米黎盎<sup>12</sup>、盧德<sup>13</sup>、艾斯德爾<sup>14</sup>等等，她們一方面顯出女性的特質與圖像來，同時也顯示出民族的集體特質與圖像。透過她們的行動，天主顯出了他拯救自己子民的力量。我們對瑪利亞的詮釋，亦需要重新發現此集體性幅度的歷史脈絡。

這也就是何以我們要在不正義的政經社會結構的脈絡中閱讀經文，來瞭解瑪利在今日的身分與角色。我們不單要處理納匝肋的瑪利亞個人，還包括她在集體幅度的歷史脈絡中所呈現出來的圖像，以及天主特別的居所「道成肉身耶穌身上」，必須加上另一相等分量的神學觀點才完整：「天主由女人而生」。

聖經嘗試從瑪利亞和耶穌身上，呈現出人類歷史中一個新紀元的開始。她代表了以色列民族的圖像、守信的熙雍的象徵。同樣地，她也是新以色列、新子民，更是天主與其子民訂立新盟約時的立約繡育者。

---

<sup>12</sup>梅瑟的姐姐，曾以年幼機智拯救自己的弟弟梅瑟，不使他溺斃於尼羅河中，並周旋於法郎公主之前，使自己的母親能親自哺乳小弟，請參見：戶廿六 59；並參閱：出二 3~10；七 7；十五 20~21.....。

<sup>13</sup>見：盧德傳。

<sup>14</sup>見：艾斯德爾傳。

瑪利亞雖然生於父權族長制的環境下，女人只是一個物品、是男人的財產，但她同時也立足於新舊兩約之間。從她兒子平等地召喚男女作門徒的行動中，瑪利亞也分享並體嘗到了新的解放經驗。她和其他女人在教會創立之初，為女人的存在蘊育新希望與新方法。因而，女人不再痛苦、不再從屬於男人、不再是次級的存在，而是積極的主體。她們將與男人肩併肩、共同承擔宣告福音的任務。

當代以解放神學或女性神學立場，來詮釋聖經中僅有的關於瑪利亞的經文的作品很多，本文只以鳥瞰方式簡單說明這些觀點，而不做深入發揮：

### 1. 保祿作品（迦四 1~7）

「但時期一滿，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，生於女人……」

在這裡，女性的角色乃在時期圓滿，產下天主子，其意義集中在以下的兩種張力上：「末世與歷史」、「人學與神學」。

首先，不管任何一種人學或神學的化約，都共同表白了一個信仰：聖言成為血肉在人中間，〔因為女人所生〕在他內包含了男性與女性的血肉。換言之，救恩奧蹟同時為一男一女共同的參與、合作。因而無論在人學或神學上，今後將不再有男性中心主義及二元論存在的餘地。

再者，它也表白出天國業已來臨，且現在就是。新的創造已然實現，因為天主差遣自己的兒子，為女人所生。在此奧秘的光照下，天國是發生在男女共融的團體中，是他們共同奮鬥與努力，分擔痛苦、憂傷與喜悅，持續地綻放出愛的無盡活力。

### 2. 瑪竇福音

瑪竇福音視耶穌的故事為雅威對選民們應許的圓滿，而這部福音也與舊約梅瑟五書相對應。因此，瑪利亞就相當於創世時的「神」。在創世之初，大地混沌空虛，淵面黑暗，天主的

神運行在水面上<sup>15</sup>；同樣，天主在新的創造中，以聖神的德能運行在瑪利亞的子宮內（同為混沌與黑暗之處）。這二者同為從無生有，一則為創世；一則為救世。瑪竇所描述的瑪利亞，是貞女懷抱生命的希望，天主的圓滿持續地從毀壞中再生。

瑪利亞在「沒有若瑟的參與下」生孕，但這兩人的新婚，卻開啓了一段愛的更新。若瑟就象徵著古代以色列祖先的舊選民，儘管他們常陷入懷疑、掙扎中，但始終持守著猶太傳統中對默西亞的期待。瑪利亞則象徵新約的選民，默西亞從她而誕生。

### 3. 馬爾谷福音

馬爾谷所描述的瑪利亞故事，具有歷史性的參考價值，如耶穌的洗禮、木匠的家庭背景、奇蹟的創造者、為某些人接受、也被某些人所拒絕等等事實。

瑪利亞作為耶穌的母親，亦分享了當時開放（接受耶穌）與封閉（拒絕耶穌）的環境。瑪利亞站在人性上，幾乎與那些認為「他瘋了」<sup>16</sup>的人一樣地拒絕耶穌。但是，她同樣也被指出是「超越了與耶穌生理層面上關係」的「一位」，並且屬於那些「承行天主旨意者」之列<sup>17</sup>。

### 4. 路加福音

路加福音對瑪利亞的記載，是最具歷史價值的一卷。從「預報基督的誕生」<sup>18</sup>中，調和了天主對選民信實的應許。瑪利亞所呈現給人民的，是「盟約的新方舟」、「天主的居所」、「天主合作並相遇相愛」……等。路加運用了這些新的經驗與神學性

<sup>15</sup>見：創一 1~2。

<sup>16</sup>谷三 21。

<sup>17</sup>谷三 35。

<sup>18</sup>路一 26~38。

的表達，並在後來耶穌的跟隨者中，賦予了新的意涵：創立教會。

瑪利亞往見依撒伯爾<sup>19</sup>，是一場新與舊的相遇。瑪利亞是「女人當中蒙祝福的」。依撒伯爾認知並宣告出：從這女人中將生出舊法律的最後一位先知。

瑪利亞的尊主頌<sup>20</sup>是天國的預表、是一首戰歌、也是耶穌在納匝肋會堂所宣告<sup>21</sup>的預表。天主在人類歷史中，努力為世界帶來平等的關係、尊重每個人、居住在人裡面，並從這位受孕婦女中，誕生了全新的生命，透過聖神的力量，與所有信友活出愛的關係來。瑪利亞的生產因而具有一集體性的意義<sup>22</sup>，所有的男女皆包含在內，超越了人類生理的限度，使天主降生於人類中。

在最後兩次提到瑪利亞的經文中<sup>23</sup>，西默盎先知拓寬了瑪利亞一生的視野。而其實，所有為天國而努力的人，都將遭到世界的敵對，就好像刀劍持續地刺穿窮人、為正義而努力者，以及所有將天主放在首位和熱心於解放工作者的心一樣。

## 5. 宗徒大事錄

這卷書的主要敘述，集中在初期教會的根基上。我們看到瑪利亞與門徒們的結合，堅信地祈禱。她也參與了整個的解放運動，亦即宣告天國臨於窮人、臨於那些被權勢所犧牲的人當中，同時她也呈現出一個母親、姐妹、門徒和老師的樣子來。

<sup>19</sup>路一 40~45。

<sup>20</sup>路一 46~55。

<sup>21</sup>路四 16~21。

<sup>22</sup>路二 7。

<sup>23</sup>一處為路二 34~35；西默盎先知的預言。另一處為路二 48~49；耶穌在聖殿內與人辯論，父母卻急心地尋找他。

## 6. 若望福音

第四部福音將瑪利亞凸顯在兩個情境上：

首先，在加納婚宴<sup>24</sup>上，因著她的說情，耶穌顯了第一個奇跡：變水為酒。瑪利亞的信心，賦予了新的默西亞時代來臨，也表達了共融團體的誕生，開創了新天主子民的時代，亦即天國中的共融。縱使加納在加里肋亞各城之中，是個貧窮且被輕視的，但天主光榮的顯現，卻首先臨於此地。

第二段插曲是在十字架腳前，耶穌死亡之際。耶穌將他所愛的門徒委託給她，作她兒子。從此經文來看，瑪利亞便是新共融團體的母親，亦即所有信仰基督的男女信徒們的母親。同時，若望福音將瑪利亞放在救贖事件的中心上，她也代表了所有歡迎天國訊息的信徒們，以及迎接默西亞時代來臨的教會。

## 7. 若望默示錄

在默示錄第十二章中，出現了一個女人，身披太陽、腳踏月亮。她在生產中，並與巨龍爭戰。她的使命是得勝巨龍，成為羔羊的新娘和新耶路撒冷，在其間所有持守天主誠命的人，以及為耶穌作見證的人，最終將必與他結合為一體。這些為天主而受迫害和殉道的人，享有耶穌得勝的保證。

瑪利亞被認為就是默十二中的女人。一方面，她是教會受世界迫害的角色，世界敵對天國，有權勢者和壓迫者就像默示錄中的巨龍一樣，希望吞噬女人的小孩和後裔，吞噬天國的計畫。另一方面，天主應許在夏娃的後裔中，透過瑪利亞的後裔，給予恩寵與權能戰勝了蛇，從她的血肉中，聖神塑造了天主的降生。所以，瑪利亞既象徵代表著新天主子民的角色，也是一個天國臨現於地上的記號，從她的子宮中要流出救恩的泉源，也就是共融團體—教會的組成。

---

<sup>24</sup>若二 1-11。

## 四、重讀瑪利亞信理

只有瑪利亞信理，沒有其他聖人的信理，這意味著基督徒對聖母的敬禮與熱愛的程度，並帶動著我們整個的宗教經驗，而我們的經驗也響應著信理。因為信理是天主對人的保證與召喚。

要瞭解瑪利亞信理在解放神學中的意義，我們必須重新在上述人學和詮釋學兩個立論基礎的光照下，配合「以窮人為優先」<sup>25</sup>的前提來重新思考。

### (一) 天主之母的奧秘

天主之母是所有聖母信理中，具有最深、最穩固的聖經基礎。聖經中給予瑪利亞「母親」的頭銜有25次之多。從福音書的敘述來看，瑪利亞主要的角色便是耶穌的母親。在拯救全人類的降生奧跡中，天主安排了一男一女：耶穌與瑪利亞。天主從一個女人的肉身中取了人的肉身。

厄弗所大公會議（431 AD）清楚地表達了「瑪利亞是天主之母」（*Theotokos*）的信理。依據會議中的宣告，天主之母是詮釋降生奧跡的一個關鍵。它解釋了聖言的天人兩性是一個整體，且真實地實現了這個可能性。永為天父所生的耶穌，仍依照肉身的方式為一女人所生，換言之，天主將人性結合於自己第二位聖言的位格之內，本質上成為神人合體。厄弗所大公會議之後，天主之母便成了尊榮聖母的獨特頭銜，因她是聖言之母。

瑪利亞身為天主之母，意味著她負有教導耶穌之責。根據人學的整體觀點：每個女人不僅是其小孩肉身上的母親，也是

---

<sup>25</sup>這是拉丁美洲主教在美得琳（Medellin, 1968）和布柏拉（Puebla, 1978）兩地召開的主教會會議所提出的指引。

他全人的母親。同樣，我們也不能說瑪利亞只是耶穌生理上的母親，她同時也是耶穌靈性上的母親。耶穌的降生奧秘，我們也不能將他分割為二：一個物質性的肉身，加上一個超越的靈性實體。因此，舊約智慧文學中的女性角色，便充分、顯明地實現在瑪利亞身上了，是瑪利亞以其自身的智慧教導耶穌，共同完成天主救恩的使命<sup>26</sup>。

再者，這個奧蹟也宣告天國的臨到，且已經在我們身邊了。天主進入人類的歷史，在人間活出他的奮鬥、成功與失敗、不安與喜樂。而瑪利亞以其肉身塑造了天主之子的肉身，同時也是新共融團體的象徵與原型，所有男女在其間彼此相愛，共同慶祝生命的奧蹟，以其自身的圓滿顯示出天國的臨到。

天主賜給耶穌，也同樣賜給我們一位共同的母親：瑪利亞，生命源泉的奧秘在她身上達到了最高的深度。瑪利亞虛心坦懷的奧秘，也顯示出天主對我們最深刻而無盡的愛與關懷。瑪利亞因而是天主恩寵計畫中的一個根本要素。天主就好比一個女人，賜予生命、哺乳他子宮裡的小孩、並永遠不會忘記他們<sup>27</sup>。而所有女性的生育奧秘，亦是偉大的，因女人是天主賜予生命的直接源流、是生命與保護的泉源。

最後，天主之母的意義，已不再是華麗的圖像，或受尊榮的頭銜，而是雅威的女僕，她的角色在拉美的解放運動中，就是去服務窮人、為他們帶來解放的好消息。作為一個納匝肋貧窮而隱蔽的女人，以及一位被判死罪的顛覆分子、木匠的母親。這背後的終極意義是犧牲，而非一個高高在上的天主母。

---

<sup>26</sup>參閱：Margaret I. Healy. B. V. M., "Mary. Seat of Wisdom", in *MARY, According to Women*, pp.33~50.

<sup>27</sup>參：依六六 13、四二 14、四九 15。



## (二) 童貞

瑪利亞是一位真實的猶太女兒，但在猶太文化中，童貞是沒有什麼價值的，它就相當於不孕，沒有生產力，它甚至是一種恥辱，暗示著死亡，因為生命是顯示在小孩身上的。因此，瑪利亞的童貞不應被倫理化或理想化。

教會傳統早在世紀之初，就已接收了瑪利亞終生童貞的宣告，並在拉特朗大公會議（649 AD）中，制訂為信理。聖經清楚地指出：瑪利亞童貞所生的這位兒子是天主，因她的童貞受孕，使得人類代代相傳的生命鏈上，有一個根本性的突破（a radical break）：聖神以創造性的氣息和生命的泉源，介入人類的歷史。瑪利亞的童貞為人學問題投下了一道亮光，受造的人類猶如一塊未開發的處女地，任何事都可能發生。而耶穌便是聖神所種下的新天主子民的種子。

瑪利亞的童貞與受孕於聖神，道出了人類的使命：開放自身，作為聖神的宮殿和居所；而生產，便是讓天主作主，讓恩寵生下。瑪利亞童貞的意義，亦顯出人若單靠一己之力而無天主的恩寵，是難以達到救贖自身的目的。

瑪利亞的童貞也是一個把生命全然交付給天主的記號。這是一個棄絕邪神、同時也代表了所有願行耶穌苦路、活出天國的末世向度的男男女女的記號。

瑪利亞的童貞也顯示出女人的特殊使命，女人作為圓滿生命的生產者、無限開放的空間、更大更深之自我交付的潛在力量。因而瑪利亞的童貞信理道明了：女人有如一個肯定承諾的居所，讓最高聖神降臨並居住其間。

瑪利亞的童貞，也象徵天主無上的榮耀彰顯在那些世俗眼光中的貧窮、無力、受輕視者身上。受猶太人所輕視的童貞，反倒成了天主光榮的居所。天主優先選擇貧窮人，在他選擇童

貞的子宮中降生中，顯得特別清楚明確。就像她作為一個母親一樣，瑪利亞的童貞也屬於雅威對貧窮人的服務：

「看！上主的婢女，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！」（路一 38）

### （三）始胎無染原罪

此信理由教宗庇護九世（Pius IX）於 1854 年所宣佈，不像上述兩個信理那麼具有聖經的根據。我們的資料來自創三 15（即所謂的「原始福音」）：女人和她的後裔將與蛇有一場倫理性的戰役，後來將因踐踏蛇的頭顱而毀滅它。還有其他資料如：盟約的方舟、聖城，還有路加福音中天使的拜訪，稱她「充滿恩寵者」<sup>28</sup>，及與依撒伯爾會晤中稱她為「在女人中，妳是蒙祝福的」<sup>29</sup>。因此，瑪利亞出現於天主最卓越的奇蹟，在天主的圓滿中受造，且滿被聖寵。教會認知到它是信仰中的信理，將這分情感表達於他們所投身的信理中。

始胎無染原罪的概念，使瑪利亞成為古熙雍耶京的位格化綜合體。她是革新和淨化全民過程的典範開端，好使全民可以更完美地活出天主的盟約。始胎無染原罪的概念因而是一個烏托邦，支持並賦予全民在天主內的期盼<sup>30</sup>得以實現。這是天國會實現在這塊窮人土地上的保證。

完全的屬神，使瑪利亞已然成為人類存在的典型。天主並非從罪惡中單單拯救瑪利亞的靈魂，她的身體亦為聖神的居所，她的全人皆為恩寵和天主生命所激勵。故無染原罪乃是向全民宣告：聖神已經傾灌在所有的血肉上，失去的伊甸園亦已重獲。創世紀中指責女人的身體為原罪之禍因，但此加諸於所有女性身上的缺陷和生產之苦，透過福音與教會訓導，被恢復

---

<sup>28</sup> 路 11:28。

<sup>29</sup> 路 1:42。

<sup>30</sup> 參：Puebla 最後的文件，no.298。

原狀了，這個被聖神所賦予活力的身體，宣告是蒙祝福的。

最後，我們不應忘記，始胎無染原罪的概念，出現在納匝肋的窮苦瑪利亞、上主的女僕、人類中的一個女子身上，其實在她所處那個時代和社會結構中，是卑賤而無意義的。這個信理之所以受到尊崇，乃因蒙祝福的瑪利亞，證實了天主優先選擇最卑微者、最受壓迫者的證據。因此，所謂瑪利亞的特恩，其實是窮人的特恩。瑪利亞滿被的恩寵，是所有人類的遺產。這位以色列的窮人瑪利亞，在她身上，最高者以喜愛之心凝視著她，她是教會愈來愈成為窮人教會的典範和鼓勵。

#### （四）聖母靈肉升天

聖母靈肉升天，是本世紀才制訂的一條聖母信理，由教宗庇護十二世（Pius XII）在1950年11月1日正式而明確的頒佈於《使徒憲章》（*Munificentissimus Deus*）。宣告此信理的旅程，是一條信仰之路，其間充滿挑戰，亦須處理一些模糊、甚至危險和矛盾的客觀資料；但這些資料皆來自人民真實的宗教感受，以及最終我們只能說是瑪利亞的啓示。

聖母靈肉升天，是瑪利亞全人，包括了肉身及靈魂都被提升天。瑪利亞的全人皆被天主的氣所活化、被恩寵所填滿。她的升天既非身體的復活、亦非靈魂離開肉身而純化，而是絕對者天主充滿了她整個人。

從聖母靈肉升天的信理中，也讓我們多少瞥見了一些關於末世的預像。靈魂與肉身並非二元，肉身亦不會阻礙我們與天主結合。我們所信、所期盼的，正是像瑪利亞一樣，靈肉受光榮於天。因此，瑪利亞也是教會未來的預像與源頭，帶來希望的末世性記號，安慰所有新天主子民在回天家的旅程中。

聖母靈肉升天也重新整合了女性的身體，將長久以來在男權主體制下，對女性身體的成見和貶抑，帶入天主奧秘的核心

中；亦即解放人類對女性身體的歧見。天主透過瑪利亞，表明了他對女性的認知，及對她們尊嚴的擔保。

聖母靈肉升天與耶穌的復活緊密地相連結，這兩個事件皆表明了同一個奧秘：天主的公義勝過人的不義、天主的恩寵戰勝人的罪惡。當我們宣告基督的復活，同時也不斷地傳達他所受的痛苦，而且同樣的痛苦，至今還持續壓迫著所有遭遇到不公義的人；同樣的類比，相信聖母靈肉升天，亦是傳達一個在馬房中生產，她的心被刀劍所刺傷，在貧窮、卑微和壓迫中受苦，並因她兒子被判死刑而悲傷於十字架前的女人，而今，她已被舉揚了。受壓迫者如復活的基督；同樣，悲傷的母親亦如升天的聖母、光榮之母。

聖母靈肉升天是天主解放奧秘的光榮高峰，因為天主優先選擇貧窮人、弱小者與不受保護者，藉此，天主的臨在和榮耀可以照耀他們。天父的旨意怎樣堅固復活了基督和升天了聖母，同樣也指示了在世的跟隨者。瑪利亞升天是教會和天主子民末世性希望的記號，它確認了教會今日在窮人、流浪者及所有社會邊緣人的確實定位。

## 五、聖母與拉丁美洲教會

拉美對聖母的崇敬已有一段歷史和自訂的一套禮儀。以下將以歷史的進程簡述如下：

### （一）拉丁美洲對聖母崇敬的歷史脈絡

#### 1. 第一代的征服者，即十六世紀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人：

首先，他們認為本土神祇和文化是惡的，最終必將他們引致地獄，基於天堂比世界更重要，所以為確保他們在短暫的生命之後，不致失落天堂的幸福，因而所有的破壞皆被允許。

其次，他們公然地藉基督淨化與真理之名，進行許多宗教

性的暴力，並對窮困文化進行毀壞。對那些征服者而言，他們總認為聖母瑪利亞會站在他們那邊與外教的印地安人對峙。因而他們也視這些破壞是一場聖戰，童貞瑪利亞將保護他們，完成歸化印地安人信仰的艱困任務。

## 2. 第二代的征服者（即第一代征服者的後裔）：

在誅滅了數百萬外教徒，並對這些國家的破壞殆盡之後，新一代的統治者開始進行一段宗教與文化的適應過程。他們的作法，便是將瑪利亞的敬禮整合到西班牙與葡萄牙美洲的禮節中。

當然，這段整合的進行過程並非毫無風波。傳教者們為杜絕他們繼續崇拜偶像，努力地將聖母瑪利亞用來取代他們的本土女神。儘管如此，有一些堪稱是本位化的現象，也慢慢地萌芽，那些偉大的本土（印地安）神祇和黑人（非洲）神祇，仍被融入了基督信仰裡。有一個例子，墨西哥的 Tepeyac 山的聖殿，原為朝聖女神 Tonantzin-Cihuacoatl 之處，後來在整合過程中，遂成為敬禮瑪利亞的地方，並稱瑪利亞為 Our Lady of Guadalupe。

## 3. 十九世紀拉美各國在爭取獨立的抗戰期間

聖母敬禮從殖民地的建造開始，就已非常普遍，各處都有以尊榮她而建築的大聖堂、隱修院、祈禱所。到了十八至廿世紀初，瑪利亞敬禮更是多元化。隨著歐洲修會不斷地蜂擁而至，帶來各自家鄉對童貞瑪利亞的敬禮。瑪利亞成為拉美人民奮鬥中的最佳朋友和母親。

那些努力爭取拉美各國獨立的領袖們，深信他們對童貞瑪利亞的敬禮，是他們贏得自治權的重要武器之一。很多巴西、玻利維亞、秘魯的農民運動，乃因他們對童貞聖母的熱愛，及聖母在爭取解放中與他們同在，而暴發出來的。

瑪利亞是解放運動者的保護，一如她對奴隸的保護一樣。基於他們對聖母的熱愛，有如此的表達：「一個基督徒真實地向童貞聖母的敬禮，就是與她一起努力，讓天主的生命降生在我們流逝中的歷史盛衰之中。」

在拉美唯一有超越靈顯的聖母敬禮，就是 the Virgin of Guadalupe。其他地方的聖母敬禮則多集中在某個聖像上，或是本國人民、或是外來傳教士所發現或雕刻的聖像。因此，在 Guadalupe 產生了一個特殊的聖母論。基本上，它的意義就是：童貞聖母滋養了墨西哥本土文化，並和所有拉美的人民同在。她的靈顯後來稱之為 Indita（印地安小女人）或 Morenita（黑人小女人），這對印地安文化具有極重要的歷史性涵意，而靈顯事件亦要求對此絕對者的無上的尊重。有一點值得注意的，與其說靈顯事件是白人的神呈現給當地的土著，不如說是當地土著接收了此神為自己的神，好在白人勢力面前爭取自身生存的權利。

在靈顯事件中，童貞瑪利亞用本地的印地安語言說話，而非殖民者的語言；且她所顯現的，是站在弱者言的那一邊。印地安人瞭解她，而且對她所給予的保護，亦感到絕對的肯定。靈顯事件遂成了印地安人的聯盟，是集體性的，就好像一個受壓迫文化的再現一樣。童貞聖母給他們的一個使命，便是為她建造一座聖殿。從他們的民間傳統來看，瑪利亞派遣給他們的使命，就如同聖經中耶穌派遣門徒一樣。

童貞聖母與白人壓迫者不一樣，她愛印地安人，且收養他們為兒子。這賦予印地安人莫大的力量，使他們為自己的緣故，勇於去對抗當時的教會權柄。貫徹實行聖母的邀請，意味著人民肯定並認同一個歷史新時刻的開始。從靈顯事件及對聖母與日俱增的敬禮中，可以看出聖母在恢復這些遭受剝削的人民的宗教認同感上，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，恢復他們的宗教認同，

也有助於他們重建一個新的國家認同感。

不僅如此，瑪利亞在巴西遂也變成了黑人。她受窮人歡迎，保護奴隸，並且認養黑人。在巴西流傳著一個記號：她釋放了一位被監禁的奴隸到她聖殿的大門口。這個記號使那些被奴役的黑人，認知到並指明出瑪利亞對奴役制度的反對。可以說，瑪利亞在黑人、窮人及受壓迫與邊緣人中，已成了他們不可剝奪的遺產了。

瑪利亞在拉丁美洲的臨現，在印地安人與黑人的表達方式中，出現了各種面貌和敬禮方式。無論如何，對於他們所受到的欺壓與歧視，瑪利亞的臨現，已然成為他們奮鬥中的一個同盟，在解放神學的脈絡中，瑪利亞為他們的生存和權利，不斷的努力奮鬥、呼求正義，無疑具有很重要的意義。

## （二）瑪利亞與基基團

要談論拉美的窮人、組織及對解放運動的努力，不提基基團是不可能的。它們是教會存在的一個新方法，透過聖神而崛起。但我們談基基團，仍要再度回到瑪利亞，是她帶來她的子宮，為窮人的解放孕育新生命，因她是教會的典型，同時也是生於窮人當中的教會。

基基團是教會貫徹其使命的一個實際方法。它們的根建基在天主的話、歷史，及他們日常生活的形式。基基團的成員包括了窮人及痛苦中的人，這些人聚集起來，以聖言的光照反省、慶祝他們的生活和努力。所以說它們是福音。瑪利亞過去是、現在也是一位在反映出窮人生活的真實人物。她與耶穌、若瑟共同建立了一個典範家庭，艱辛地賺得他們每日的生計。他們是以色列民族忠實的跟隨者－雅威的窮人。從她的貧困與不被重視中，天主卻在她內安置了全民解放的種子。

基基團在衝突的中間，是一個先知性的教會。他們憂慮權

勢、遭受攻擊和侮辱、被某些人所操縱。在這樣的衝突網中，基基團嘗試用他們的方法，並找到引導他們信仰天主的生活。其實，瑪利亞非常能體會他們所面臨的衝突，在瑪利亞一生的經驗中，如童貞生子、兒子宛如顛覆分子被判死刑...等，但她在十字架腳前，卻產下了堅定而忠誠的信仰。在她心中持續的張力，痛苦與希望，愛與憂傷，使得瑪利亞與人民在基基團中，崛起了先知性的呼號：公開地指責來對抗不公義，並宣稱解放的苗芽已然產生在那些盼望天主的人身上。

基基團的成員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，深深地將瑪利亞放在心上，如同一位極重要的母親，聖潔而慈悲，他們視她有如在世的姐妹、旅程中的夥伴、受壓迫與被輕視者的母親。她是在拉美提倡新神修運動的主角和模範。假如根據梵二大公會議的說法，瑪利亞是教會的典型，我們可以很肯定地說：她在拉美窮人的教會中，具有愈來愈重的角色，並以一個特殊的方式呈現於基基團中。

從她的尊主頌中，基基團的信徒聽到了她向天主及其旨意永遠的「是」，同時也聽到她向不公義、不能妥協之事，及對那些犧牲他人又無視於他人痛苦之罪的「非」。瑪利亞，忠實人民的完美角色和表達、上主的女僕，同時也是接收了上主的話和人民精神的女先知，公開譴責罪惡，宣告上主的盟約。

今日得以在窮人當中成立基基團，需要我們更多的支持與反省，一如瑪利亞本人和她的奧秘，在壓迫、奮鬥、對抗與得勝的脈絡中反省。我們的反省與努力，將有助於教會正視自己的認同與使命。我們亦應效法瑪利亞本人和她的角色，檢視並辨識她所回應之「是」與「非」的真理，測試她先知、福傳與殉道者的見證和角色，評估她向窮人和流浪者所宣告福音的承諾，及她對每件阻止福音實現的指責。這必是教會作為上主僕人最大的使命。



## 六、結論與反省

### (一) 從台灣教會與民間宗教的現象來看

不管官方教會對聖母瑪利亞的信理與其議題的看法如何，在台灣民間教會活動中，對聖母的熱愛與虔誠的敬禮，絕對是無庸置疑的。從歷屆聖母年的各種活動、聖母學的研討會，以及無數仗聖母之名所舉辦的遊行、各種針對聖母瑪利亞議題的討論等等，皆可以印證<sup>31</sup>。

不僅民間教會如此，在我們所處的台灣這塊土地上，信仰人口最多的民間宗教，更是以「女神崇拜」為最主要的信仰對象<sup>32</sup>，而其香火也最旺；就連以男神為主神的信仰，也不免要給他配上一個女神配偶；甚至在民間所流傳的神話故事中，亦是以女神西王母作為最高的至上神。這些女神崇拜及女性神話，至少包括了三位最具盛名的女神：媽祖、觀音、西王母。她們所呈現出來的面貌，更是多元而有意義，上自至上神西王母，下至平民出生的女神媽祖，幾乎環抱了人生的各種面向：對超越界的渴望、尋求超凡入勝的經驗、解決人世間的各種難雜症……等等，充分反映了人生各種面向與需求。

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，從父權體制以男性為主的社會結構中，一般民間對女神崇敬的程度，卻遠超過對男性神明的崇拜。從心理學中的補償作用來看，本來兩性應該是平等的，這是人性基本的渴望。但歷史長期以來在男性主導與控制下，人心及社會遂失落了陰性特質的一環；再加上女性天生具有較敏銳的心思，及較高度的親和力；使得此失落的一環反映在宗教崇拜的現象上。從某個角度來看，這豈不是一種對兩性失衡

<sup>31</sup>參閱：《神學論集》78、95兩期；以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，《瑪利亞—救贖之母》等。

<sup>32</sup>參考：鄭志明，《台灣民間的宗教現象》第一～三章。

的心靈解放嗎？或者可說是一種社會羣體為尋求解放而有的補償作用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所有的女神崇拜或女性神話所反映出來的特質，都共同具有一大特色：以救苦、救悲為優先，比如媽祖的左右侍者—千里眼與順風耳—便是為照顧所有邊緣人所發出的呼聲，及所看不見的苦難；觀音菩薩亦然。這並非巧合，當我們討論聖母瑪利亞的特質時，也同樣深深地為她的憐憫慈悲所吸引，她與窮人或受苦者感同身受，並且賦予了他們超越的精神及充沛的生命力克服一切的苦難，這些都是解放神學中，以窮人與受壓迫者為優先的最高精神所在。

在前言中曾提到：瑪利亞所活出的精神呈現解放神學的特質。其實，她不採取激進主義的方式，而甘願降卑、與人民一起受苦，過貧窮而被歧視的生活，這些反而是更為不易、也更偉大的。台灣民間宗教對女神崇拜的現象，亦充分印證了這道理。因為人民感受到她們的支持、同在與幫助，使人民獲得了力量超克一切的困難。這實是我們學習解放神學，所應效法的精神和楷模。

## （二）避免「瑪利亞主義」的危機

上述對聖母瑪利亞的探討中，有的自女性主義的觀點，有的自天主論的觀點，也有的自解放窮人的觀點來看。從這些眾多的討論中，我們會發現瑪利亞的形象，不時地隨著人類的需求，而有不同的改變及呈現出不同的面貌。

不可否認，這實是一個危機。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，真實歷史中的瑪利亞究竟如何，我們是否為了自己的需要，而對瑪利亞的角色加油添醋，值得提醒所有有志投身於女性主義，及探討瑪利亞神學的人。

還有一個值得提醒的危機，亦即將瑪利亞的地位與其經

驗，取代了耶穌基督的地位和經驗。有些人對天主救恩計畫的認知，往往因為流行的聖母敬禮與對聖母的熱愛，在不知不覺中將重心轉移到「唯有聖母」。但若我們一味地要將聖母論的探討取代基督論，也是犯了偏頗與極端的毛病了。畢竟，天主救恩的實現，並非單靠一個人的功勞。

其實，我們的目標乃是要透過瑪利亞走向基督。且實際上，我們若要有一個整體而完備的認知，亦必須透過對基督的認識，來理解聖母；也透過聖母，來認識基督。從聖事的角度來說，兒子是母親的「聖事」；母親是兒子的「聖事」；透過此二者，天主內「對立的合一性」完滿地啓示給我們了<sup>33</sup>。

### (三) 回應瑪利亞作「上主婢女」的召喚

當天使向瑪利亞報喜，瑪利亞回應說：「看！上主的婢女，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！」<sup>34</sup>因為有瑪利亞當時的積極回應，我們充分地感受到天主透過她所成就的偉大計畫。同樣地，除非我們能聽從瑪利亞在加納婚宴中對僕人所說的話：「無論耶穌吩咐你們什麼，你們就作什麼」，否則，我們就不能體認到婚宴中的客人最後所喝到的最上等酒，也就無法嚐到透過耶穌所給我們的一切。

一如那座偉大的 Pieta (聖母擁抱基督屍體的哀戚雕像)，她用她母親的愛實現了天主的救恩計畫，也懷抱著人類所有的痛苦。瑪利亞在世時，無論經歷任何的困難，她都能無條件地向天主投降；她甘願承受痛苦，同樣也成了「苦者的安慰」，並不斷在耶穌耳邊為我們代求。這對我們來講，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鼓勵，因為解放神學的精神與本質，就是犧牲性的愛。

<sup>33</sup>參考：Andrew M. Greeley, *The Mary Myth, on the Femininity of God*, pp.86~89.

<sup>34</sup>略—38。

瑪利亞不只活出解放神學的精神，同時也向我們提出召叫，要我們效法她的精神，以她為楷模，共同為天主的恩寵與救贖，也就是解放所有受壓迫、貧窮與痛苦中的人，更積極地實現與落實。我們深為瑪利亞的愛所吸引，也因此而受到安慰與協助；但唯有效法瑪利亞作「上主婢女」「上主僕人」的回應，才不枉基督與聖母所給我們的一切；深信這也是所有基督徒的責任與使命。